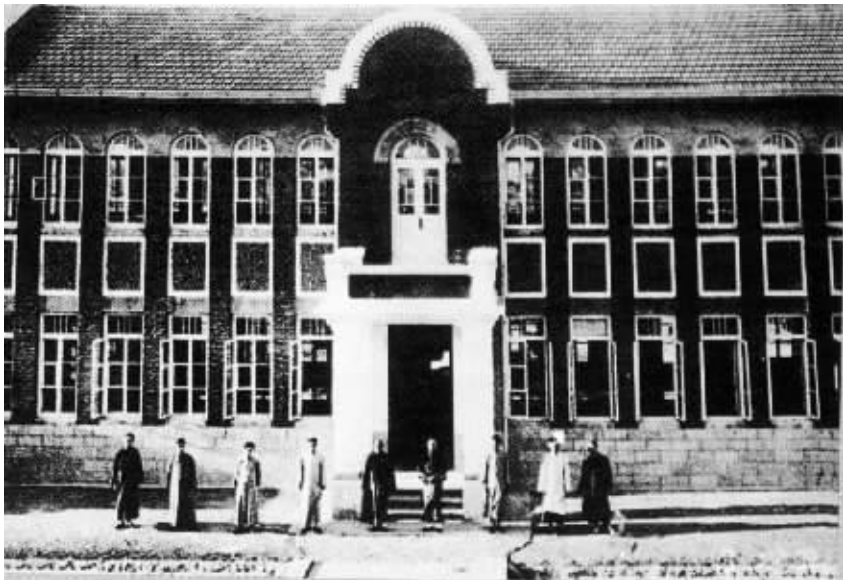


(上接B1版)

始建于1928年的金州老建筑 阅尽沧桑的家乡博物馆



1982年时的金州会事务所。



铸造于清道光年间的铁炮。



仍能正常使用的喇叭。



馆藏的铁牛。



馆藏的玉斧。

我的记忆

脚踩过生锈的大铁牛，伸手掏过铁炮的炮口，心怀忐忑地走过木乃伊的展室，三十年前的金州博物馆在我们眼里是中午放学时常去的玩点儿，因为那座二层小楼离我念书的学校太近，说实话当时也没有过分看重它。直到人到中年，才觉得家乡历史的可爱。

“郭沫若的字，门口的炮，还有一个大铁牛”这是金州人眼里对金州博物馆最粗犷的印象。在中学念书的时候，不知道那个“X”形的大铁牛到底是船家压舱的物件，还是辟邪化吉的神器？印象深刻的是甲午战争时，金州守将徐邦道顶戴花翎，手提短銃的人物油画，画风透出铁血刚毅。

总以为当年的木乃伊是金州博物馆的馆藏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从旅顺博物馆借来的；总以为徐邦道指挥的土城子大捷毙敌无数，其实不过杀敌11人……

人的年龄增加了，历史的真相再慢慢地变得清晰了。徐邦道后来失旅顺，战海城，虽屡败屡战，后病死在军营，也不失武将名节，让金州后人尊敬；除了铁炮、铁牛，金州博物馆6000多件文物收藏，令人赞叹。王明成老人说，金州出土的文物全保存在金州博物馆，“我们自己完全有能力收藏、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物。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时任馆长的张本义牵头，实地测量，根据日本人当年留下的航空照片，精心制作了金州城沙盘，徐建华说放大二百倍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金州城，时至今日，还有很多老人来到新馆一楼的沙盘前，去找自己老家的所在地，东门外？还有南街里？谁知道？

不大的金州城能拥有一个金州博物馆，是一件了不起的幸事。

了不起的素质：民间的文物保护意识

金州博物馆老馆原本是办公场所，后来成为博物馆，用作文物陈列，区区600平方米，略显局促，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博物馆里竟存有6000多件珍贵文物，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。也有相当多的文物始于民间人士的慧眼。

徐建华说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，大魏家的农民在挖树坑时，挖出一把碧玉斧，当时的村干部很负责，说这个东西很少见，还是拿到博物馆看一看吧。在金州博物馆文物专家的眼里，这柄碧玉斧的玉质不是本地的，做工考究，认定这是属于青铜器时代的礼器，也就是中国古代贵族用于祭祀、朝聘、宴飨、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的用器，而且金州地区并没有出产过这种玉，那么就可能是通过原始部落间物与物交换得来的。

徐建华说如果没有普通百姓良好的文物保护意识，这些国宝可能就此湮没了。让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一天中午，一位进城逛街，在博物馆落脚打尖的渔民对徐建华说，他们最近从海里捞上来一些东西，问博物馆要不要，“我骑自行车，就到了海边渔民家里，他从破网袋里，拿出一件东西，我一看是元代龙泉窑高足杯，另一件元代印花碗成了这家人喝酒的大海碗了，这家人很仗义，把这些海事遗物全部上交国家。”

老馆长王明成也给文物保护意识强的金州民众点赞，“1997年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城内小学正在施工，工人们挖出了一块有字的石碑，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，来到博物馆

报料，我们过去一看这是日本俳句大师正冈子规书写刻的俳句碑，用来记载当时的一次俳友会盛况。”徐建华介绍说：“正冈子规是日本爱媛县人，是俳句大师，论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鲁迅先生。1895年，他很不情愿地作为随军记者来到中国，这块碑是他在中国境内留下的唯一石碑。”

然而百密一疏，王明成老人说有一次金州某地发现了一批日本军刀，当时有人提出这是管制刀具，应该上缴公安局，博物馆不应该收取，后来这批军刀不知所终，成了王明成心里一个小遗憾。正是因为诸多缘故，金州博物馆在中日民间交往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。

最新城建中的幸存者

如今的金州博物馆老馆二层楼的体量在周围高大新式的建筑群中，越发显得不起眼，它曾经的左邻右舍，金州文化馆和金州工人俱乐部，这两个比它稍晚建成的标志性建筑在几年前相继拆掉，让位于新一轮城市建设。金州博物馆的命运也曾在是拆是留的争论中飘摇不定，终于在2002年3月，金州会事务所旧址，也就是金州博物馆老馆被大连市政府认定为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，这样使这座金州唯一老建筑得以保存下来。

徐建华曾在老馆里工作了十几年，感受最多，他说老馆多少年来外观没什么变化，只是门厅稍有改动。因为原来是办公用的，房间较小，后来用作博物馆，就打掉了壁子，开辟空间陈列文物，“地板全是红松的，漆工很好，越擦越亮，用砖也是本地西南窑炼制的红砖，质量很好。这座曾经的日本官厅式建筑冬暖夏凉，在里面办公让人

觉得挺舒服。但是因为年久失修，后来人走在地板上，吱呀颤悠，真担心地板断了人掉下去。”

老馆长王明成在老馆里还真经历了一次险情，“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有一天，我负责接待一批日本客人参观，在走过缓步台时，我看见顶棚有灰皮掉下来，我赶紧告诉我方陪同人员组织客人尽快离开，客人走后，我拿了一根竹竿朝上轻轻一捅，轰隆一声，顶棚上连泥带灰掉下了三平方米，好悬呀。”

老金州人都知道，老式的日式房子以木制结构为主，时间长了就容易招老鼠，徐建华说老馆里确实有老鼠，但未成鼠患，原因可能是后院里有两条大花蛇，大的长约两米，两条蛇经常在后院的过道上晒太阳，“我经过时，就从它们身上跨过去，有的同事胆小不敢跨，就用棍子把蛇从地面挑起来放到旁边的花坛里，再走过去。”再后来，不知是谁打死了一条蛇，另一条很快不见踪影了，从这时开始，老鼠又多了。

2007年，金州博物馆老馆终于完成了它的博物馆使命，搬迁到位于永安大街上更大更现代化的新馆中，老馆被转租给一家药房。现在它早已经不是当年的红砖楼的本色了，变成了亮艳的黄色。

药店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当年药店开业装修时，没有对大框架进行改动，老物件也没有留下来，说着他忽然想起来说：“还有一个老物件在楼上。”走出后门，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，二楼一角是一座四联装的扩音器，锈迹斑斑，“每到拉防空警报时，它还能响，好用。”

正门楼顶上面还有大大的数字：1928。

非常关注

以非常视角关注非常事

大連晚報